

毕业七十载 无限好夕阳

○宗家源（1954届水利）

今年是我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70周年。70年来，历经悲欢离合，到现在正是“夕阳无限好，诗书画歌舞”。

我是日军侵华1931年“九一八”之前五天，9月13日生。童年时，经历14年日军侵略之痛苦，颠沛流离，母亲病逝，在农村只靠年迈的祖母照顾。在此期间，看过日本人吊打我们的村民壮丁，听过表姐被强奸至疯，贫苦的村民活活饿死，这些苦难虽已久远，却还历历在目。

幸好我祖母的娘家比较富裕，我们常请人到她娘家担米回来，这样才不至挨饿。我还得到乡下举人后代办的私塾读书。

1945年，日军投降。我到香港找我父亲，开始入读中华中学。由于我继母子女多，父亲无力供我读书，幸得中华中学黄祖芬校长减免我学费，我才能完成中学学业。至1952年到清华大学读书时，国家正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，急需培养人才，学费及食宿费都全免。我申请读水利系专修科，1954年毕业。毕业后被分配到以及工作过的地方包括陕西西安、宁夏银川、甘肃兰州、南疆喀什、北疆可可托海、甘肃碧口。1976年，我被调回广东省，进行青溪水电站初设、三水北江大堤加高加固及芦苞水闸改建、飞来峡大坝选址以及

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初设和技施设计。

退休后，我返港，在香港佛山工商联会又做秘书工作30年零3个月。

现在，我正是夕阳之时，有退休金，生活无忧无虑。为了充实自己，过得有意义，我练习书画，每日写诗，有时约朋友唱歌跳舞。由于有这些活动，身体一直保持健康强壮。我在四十多年前，由于长期垂下头绘工程图，致使颈部骨质增生，压住血管和神经，脑缺氧，曾一度在工地晕倒，入院治疗，不能上班近半年多。幸好当时在广州交易会，有师傅收徒练健身功法，由此我天天练功，身体不断好转，开始可以半日上班，最后至全日上班。晚年可以作诗、书画、歌舞。

由于长期坚持锻炼，我写出的字，也有气有力，得到李锦记老板李文达的欣



2023年4月，宗家源学长（左3）与顾秉林老校长（左4）等一行在香港参观“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——清华大学的人和事”专题展览时合影

□ 值年园地

赏，请我写了很多幅字，上送到高层领导，下送其儿孙，还送其中国和外国朋友。在香港和上海的李锦记大厦，还有一米八高、八米长的“思利及人”四个大字，在墙上最显著的位置。正是，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近黄昏？

现在，国家正在强大，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，想到当年受日本的侵略和凌辱，今天国富民强，我特别高兴。相信我们的国家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会愈来愈伟大，繁荣富强。

我至今仍喜欢写诗，作了一首《毕业七十周年感怀》，追忆往昔、叙说现在，相信明天会更好！

七十年来家国情，
江河笔迹已留成。
新疆冰雪雄心烈，
甘肃风云壮志宏。
踏缺贺兰黄水到，
攀登从化电能生。
退休回港诗书画，
返老还童是我征。

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

○陈世梁（1964届机械）

我是1964届机械设备制造及工艺专业六年制本科毕业生，至今已经毕业60年了。退休以后常常回首大学的日日夜夜，翻看整理大学六年写下的40多万字的日记。很多老师、同学的音容笑貌都仿佛还在眼前——谆谆教诲、激烈辩论、关怀互助、远道实习等。

2000年3月，我60周岁时从《解放日报》退休。2014年，我毕业50周年，实现了在大学时许下的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的诺言。我想把自己的一生回顾总结一下，于是从整理历年文稿开始，经过8年努力，2023年春节前终于完成了35万字的回忆录《我怎样当记者》。

我觉得在上海市委的党报党刊《解放日报》《支部生活》工作的19年，是我大学毕业60年来最出彩的19年。人们一定很奇怪，一个学工科的大学生，怎么改行当了记者？

1964年9月25日，我到上海机床厂报到，被分配在厂工艺科，这是和我专业对口的科室。当时国家规定，大学生毕业后必须先劳动一年。我们被安排在油漆车间劳动。10月16日，厂部为新进厂的80多位大中专毕业生举办欢迎会，厂部安排我代表新进厂的毕业生发言。会后调我到二车间劳动，还没有摸到车床，厂部就调我到厂“五反办公室”搞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，又经历了一些运动之后，在近两年的时间里，我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，在两个厂陆续走访了近百个工人家庭，了解了上海人的生活状况，交了一些青年工人朋友，不但听懂了上海话，还能“洋泾浜”地说几句。

1968年7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很长的编者按，说毛主席指示教育革命要“走上海机床厂道路”。为落实毛主席指示，厂里创办了上海机床厂七二一